

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
論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尋根之旅與河祭
的認同意涵

林曜同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隨著殖民政權統治力量更加深入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後，對於原住民的民族或民俗傳統文化之傷害日益增大，民族自尊心與主體性都受到極大的壓迫與損傷。然而，1980年代後期，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祭儀文化有了復振契機：第一，政府改採多元文化主義作為施政準則，推動社區營造，鼓勵了在地人群紛紛成立社區或族群文化發展協會，致力於復振傳統文化。第二，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有了開創性進展，強化原住民族自我認同感。第三，基督教會改變面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作法。第四，文化觀光、異族觀光與生態觀光活動的興起。在這些幾項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各族群特定、具有特色的文化傳統與祭典活動恢復舉行，成為當代凝聚族人認同的重要象徵機制，本世紀初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陸續成立的族群文化發展協會也扮演重要角色。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是現行臺灣原住民族族群分類中之鄒族三群之一，其文化復振歷程有著許多族群認同的象徵意涵。本論文中，筆者將以長期的田野資料探究尋根之旅與河祭的緣由、傳承過程，以及深入探討族人如何看待與面對異族，從而設法持續創新與傳承民俗傳統信仰文化活動之歷程。期望對未來探究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等議題，能有跨文化比較研究上的幫助。

關鍵詞：文化復振、族群認同、卡那卡那富、鄒族、原住民祭儀、文化資產

壹、前言^{*}

一般而言，人類學、考古學和語言學者的研究顯示，臺灣原住民族／臺灣南島語族在臺灣島上定居的時間可能已達數千年之久，可說是臺灣島上的原居民。然而，最近四百年來，由於島外許多人群與殖民政權挾著人口與武力等優勢，持續地壓縮了臺灣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與社會活動空間，導致原住民族多樣的、特有的語言文化普遍面臨消失的危機。尤其在二十世紀伊始，這種強勢族群（例如，日本人與漢人）所建立的殖民情境對弱勢族群文化的壓制，隨著殖民政權統治力量更加深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後，對於原住民的民族或民俗傳統文化之傷害日益增大，特別是特有的語言、信仰以及價值觀日漸為外來強勢異族文化所改變，民族自尊心與主體性都受到極大的壓迫與損傷。

二十世紀後半，由於歐美各國政府面對原住民族不斷尋求自主與自治等訴求，開始有較多正面回應，乃至於聯合國等組織重視原住民族權益的潮流轉向影響之下，臺灣原住民族處境因此有了具體改變，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臺灣社會面對族群議題的主流論述已經從同化主義逐漸轉向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也讓行政機關的政策進一步受到挑戰與修正。例如，中央與地方政府陸續成立臺灣原住民族事務專屬主管機關，激勵臺灣弱勢族群開始主動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同時提供臺灣原住民各族群過去從未有過的大量行政資源進行社區景觀改造和文化復振（如，教授族語／母語、舉辦傳統祭儀等），加上2005年原住民電視臺（現已更名為原住民族電視臺）成立，更加速提振原住民族的族群認同感。

要言之，在幾項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促使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祭儀文化有了復振的契機：第一，政府部門改採多元文化主義作為施政準則，推動社區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建議，讓本論文論述更加清晰完整。

營造政策，鼓勵了在地人群紛紛成立社區或族群文化發展協會，致力於復振傳統文化。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有了開創性進展，強化原住民族自我認同感。第三，基督教會改變面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作法，從原本禁止轉變為默許甚至參與。第四，文化觀光、異族觀光與生態觀光活動興起。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各族群特定、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傳統與祭典活動逐漸恢復舉行，成為當代凝聚族人認同的重要象徵機制。本論文所將討論的官方族群分類中鄒族三群之一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¹尋根之旅與河祭就是相當顯著的例子，²根據筆者長期的田野調查資料顯示，二十一世紀初，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陸續成立的族群文化發展協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內政部以及原住民族行政單位政策鼓勵之下，當時高雄縣三民鄉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成立了「高雄縣三民鄉鄒族文教協進會」（以下簡稱「三民鄉鄒族協會」），時間是2001年5月8日，會址在民權村，這是三民鄉最早而且是由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共同成立的民間社團。³成立之初，會員包含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人，理事長是由一位當過警員和村長之職，且熱心族群事務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人PI來擔任，至於總幹事一職是由一位同樣

1 卡那卡那富為（Kanakanavu）之漢語族名，由族人於2009年達成共識後普遍使用，為了有助於讀者的理解，除了少數情況之外，以下大部分敘述會將卡那卡那富與（Kanakanavu）並列。

2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米貢祭mikong是另一個顯著的例子，目前已經有數篇論文探討米貢祭與族群認同之建構。如，林曜同，〈建構與分類：「南鄒族」（Kanakanavu）的族屬論述〉，《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4（民國94年），頁97 - 140。林曜同，〈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族群認同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民國96年。林曜同，〈會所與認同之再建構：楠梓仙溪（Namasia）上游兩個原住族群之比較研究（1915 - 2006）〉，《嘉義研究》創刊號（民國99年），頁103 - 150。

3 高雄縣三民鄉目前已更名為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村也更名為瑪雅里，Hla'alua也是現行族群分類的鄒族三群之一。

熱心族群事務的Hla'alua國小資深老師MK擔任。⁴

「三民鄉鄒族協會」成立之後，約有三、四十位關心鄒族事務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及Hla'alua加入，協會平時除了向各級政府單位提出計畫申請專案補助，⁵以進行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傳統民俗工藝傳承、族語教學和文史資料的蒐集與調查之外，每年還選定日期聯合族人推動尋根之旅與舉辦傳統祭儀活動。2002年，由於三民鄉的Hla'alua也希望有屬於自己族群的協會，以推動族群事務，因此在民權村成立了「高雄縣三民鄉沙阿魯娃文化協進會」。自此以後，「三民鄉鄒族協會」會員主要是由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所組成。

「三民鄉鄒族協會」分別推動一次尋根之旅活動，2005年則偕同2004年6月27日成立，會址設在民生村的「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發展促進會」（以下簡稱「臺灣卡那卡那富促進會」）一起合辦卡那卡那富第三次尋根活動。⁶

「臺灣卡那卡那富促進會」成立於2004年6月26日，第一任理事長是民權村一位高齡七十、熱心族群事務、相當受到族人敬重的卡那卡那富（Ka-

4 「三民鄉鄒族協會」章程中第一章第二條指出，協會成立之目的是以「促進鄒族文教，增進社區教育文化陶冶心理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為宗旨」。第五條中指出任務為：

「一、根據社區實際狀況，建立左列社區資料：

歷史、地理、環境、教育、文化、人文資料。

人口資料及全鄉社區資源資料。

社區文教各項問題之個案資料。

其他與文教機構發展有關資料。

二、針對社區特性、居民需要、配合政府社區文教發展指定工作項目，訂定文教自創項目，訂定社區文教發展年度計畫，

並編訂年度經費預算，積極推動執行（依照社區文教發展工作綱要具體列出）。

三、設立社區文教活動中心，作為社區文教活動場所。

四、辦理社區內文教各項福利服務活動。

五、與轄區有關之機關、機構、學校、團體及村里辦公處加強協調、聯繫以爭取其支援社區文教發展工作並維護成果。

六、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項。」

引自高雄縣三民鄉鄒族文教協進會，《高雄縣三民鄉鄒族文教協進會章程》（未出版），民國90年。

5 主要包括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高雄縣文化局、高雄縣原住民局和三民鄉公所等單位。

6 現在民生村已經更名為達卡努瓦里。

anakanavu) 耆老CN。協會成立之後，辦理過2004年族語振興計畫、2005年卡那卡那富尋根活動、卡那卡那富傳統文化振興復育、族語教學、達卡努娃部落發展計畫，以及2006年卡那卡那富河祭與米貢祭等。⁷

「三民鄉鄒族協會」和「臺灣卡那卡那富促進會」是兩個致力於族群文化發展的協會，在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推動文化復振等族群事務，和凝聚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族群認同上扮演重要角色。⁸以下第二節將先簡介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聚落現況與族群概說，第三節探討2005年尋根之旅過程與認同意涵，第四節則記錄2006年河祭祭儀過程和認同意涵，第五節為本論文之結論。

貳、聚落現況與族群概說

現今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聚落是由鄒族、布農族、排灣族、魯凱族、泰雅族、平埔族以及漢人等多元族群共同聚居組成，多元的族群組成使得多元的族群文化彼此相互作用，對各族群文化復振之發展歷程有著重要影響。此外，由於當代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族群分類與認同等議題仍在發展當中，因此本節將先簡介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聚落現況與鄒族族群概說，作為進一步探討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議題之基礎脈絡。

一、聚落現況

7 當時會員約120人，任務如下：1.規劃辦理各項文化研習及祭典活動，永續傳承卡那卡那富文化。2.規劃辦理母語教學及傳統技能研習課程。培訓文化發展人才。3.協助政府提升教學環境，落實之能 培育，開發人力。4.規劃產業發展策略，改善民眾生產條件，增加經濟收益。5.規劃爭取各項增進族人福利之服務設施。6.其他有關卡那卡那富永續發展之規劃或計畫事項。（引自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促進會，《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促進會章程》〔未出版〕，民國93年。）。

8 那瑪夏區一部分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還成立了「高雄縣三民鄉曹族文化發展協會」，對於凝聚族群認同也有重要作用，但是由於該協會並未正式以協會名義參與2005與2006年的尋根之旅和河祭，所以在此暫時未加入討論。

高雄市那瑪夏區目前的行政區劃，由南到北劃分成南沙魯、瑪雅和達卡努瓦等三個里。南沙魯里在民國88年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前，是那瑪夏鄉的行政中心所在地，當時的鄉公所、戶政事務所、分駐所、衛生所、圖書館、郵局以及農會等公家單位，都設在這裡。里民的族群組成主要為布農族，少部分為排灣族與魯凱族。由於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摧毀了南沙魯里南半部公家單位聚集之處，日後進行重建時，區行政中心各單位逐漸遷移到瑪雅里。瑪雅里民的族群組成比南沙魯里多元，除了人數最多的布農族之外，還有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Hla'alua、排灣族、魯凱族、泰雅族與漢人等。達卡努瓦里的里民人數最多，按照家屋分布位置，可大致區分成兩大聚落，即達卡努瓦聚落（原稱為民生一村）和大光聚落（原稱為民生二村），族群組成仍以布農族居多，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人口也不少，其他還有少數遷居此地的阿里山Tsou、平埔族與漢人等。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語稱「家屋」為tanasa或tanaha，「聚落」則為tanasan，其意涵為「幾個到數十個家屋聚居而成的地方」。現今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家屋tanasa約八成以上位於今日高雄市那瑪夏區境內的瑪雅與達卡努瓦兩里內的兩處大聚落tanasan，即Tanganua與Vangacun，其餘一些家屋tanasan則散佈在Tetencu、Lapinia、與Cipaku等地。⁹上述這些地名皆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語，往昔多半未形諸於漢字記錄，只在居民口語之間流通，1990年代後半期原住民族群意識抬頭之後，鄉公所在重新標示公路地名時，開始將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部分地名音譯成漢字做成告示牌，立在主要道路省道臺21線路旁作為指示，如：Tetencu、Lapinia與Cipaku的漢字譯名分別為「地天子」、「拉比尼亞」與「吉巴谷」。事實上，那瑪夏區絕大部分的地名都是以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語命名，這除了突顯了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是那瑪夏區地區最早的原居民之事實，而且也可說是那瑪夏區各族群的基本共識。目前，設籍在那瑪

9 現在有部分族人稱Tanganua聚落為「達卡努瓦部落」。

夏區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總數約四百餘人，若含設籍在外縣市的族人，估計應有五百餘人。

區內的主要道路為南北向的省道臺21線公路，從北到南銜接了達卡努瓦里、瑪雅里及南沙魯里（請見圖1：那瑪夏區聚落分布與相鄰鄉鎮位置圖）。臺21線也是那瑪夏區最重要的聯外道路，由北往南依序連結高雄縣甲仙區、杉林區與旗山區等（請見圖2：那瑪夏區在高雄市行政區劃中之相對位置圖），並在旗山區連接國道10號公路，是通往高雄市的快捷道路。從那瑪夏區搭車到最近的甲仙區公車轉運站約需一個小時，再轉車到離甲仙區最近的小型市鎮旗山區則又需50分鐘。若開車前往，全程可以縮短至一個半小時以內。若搭公車到高雄市，由於需在甲仙區轉搭公車，所以至少需要三個小時以上，開車前往則可略為節省一些時間。

2007年起，儘管族人可經由國道10號可至左營站轉搭臺鐵或臺灣高鐵，使族人南來北往的交通更為便利。然而，自2009年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嚴重毀損那瑪夏區聚落以及最重要聯外道路臺21線公路之後，由於公路修復工程時斷時續，導致那瑪夏區聯外交通大受影響。每逢雨季，臺21線幾乎有將近四、五個月的時間，只要大雨一來導致溪水暴漲，對外交通隨即中斷，只能等待天晴之後，再依靠臨時搭建的便橋與便道勉強通車，對於那瑪夏區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族人生計影響甚大，特別是族人的就學、就醫以及農產品的運銷等。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發生迄今已經四年，然而災區重建進度仍然相當緩慢，居民對此頗感無奈，也期望負責重建工程之各單位能加快重建腳步，並重新審慎規劃那瑪夏區聯外交通建設的安全性。



圖1 那瑪夏區聚落分布與相鄰鄉鎮位置圖
改 繪：林曜同

資料來源：Google, 〈google地圖〉，<http://maps.google.com>（民國102年8月22日上線）。



圖2：那瑪夏區在高雄市行政區劃中之相對位置圖
改 繪：林曜同

資料來源：Google, 〈google地圖〉，<http://maps.google.com>，（民國102年8月22日上線）

二、族群概說

就現行臺灣原住民族行政單位的民族分類，以及人類學和語言學等相關學術機構之族群分類而言，鄒族（舊稱「曹族」）歸屬於臺灣「南島語族」或臺灣原住民族中的一族。有些學者根據語言與起源傳說上的差異，又將之區分出「南鄒」與「北鄒」兩群。

從現今鄒族人口與地理分佈來看，「南鄒」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都分佈在現今的高雄市境內，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主要聚落分佈於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和達卡努瓦里，人口約五百餘人。Hla'alua主要聚落則位於高雄市桃源區的高中里與桃源里，以及那瑪夏區的瑪雅里，兩地人口共約五百人（桃源區三百餘人，那瑪夏區一百餘人）。根據耆老指出，那瑪夏區瑪雅里的Hla'alua族人的先祖原居桃源區，屬美壠社民。大約是於1936年前後，先祖才陸續隨布農族姻親從桃源區翻越山嶺遷移至那瑪夏區瑪雅里居住。「北鄒」族人主要聚落分佈在嘉義縣阿里山鄉境內的來吉、樂野、達邦、里佳、山美、新美、與茶山等七個行政村中，南投縣信義鄉的望美村也有部分族人，若加上移居外地者，人口總數約六千至七千人。

從族群名稱來看，目前為學者稱之為「南鄒」的這群人，以是由以族語自稱“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的兩群人所共同組成，前者意涵為住在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一地的人，至於Hla'alua則僅知為自稱，其原意不明。「北鄒」（或「阿里山鄒族」）族語自稱“Tsou”，中文記為「鄒」，其含意為「人」（Tsou、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Hla'alua傳統領域分佈相關位置圖請見圖3）。

然而，筆者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鄒族」原本並沒有一個統稱全族的族名，如今所通用的族名—鄒族Tsou，乃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官員與學者為了族群分類與統治上需要，才開始採用「北鄒」語中稱「人」的字—“Tsou”作為統稱這三群的族名。也就是說，換句話說，“Tsou”或「鄒族」此一族群名稱是學者所首先命名，然後才逐漸被行政單位與族人使用作為族名。

因此，儘管目前學術機構和行政單位大多將阿里山Tsou、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都一起統稱為「鄒族」，然而根據筆者爬梳各項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所得發現，長久以來，對於諸多研究者與族人而言，「鄒族」之族群分類與定位卻是一個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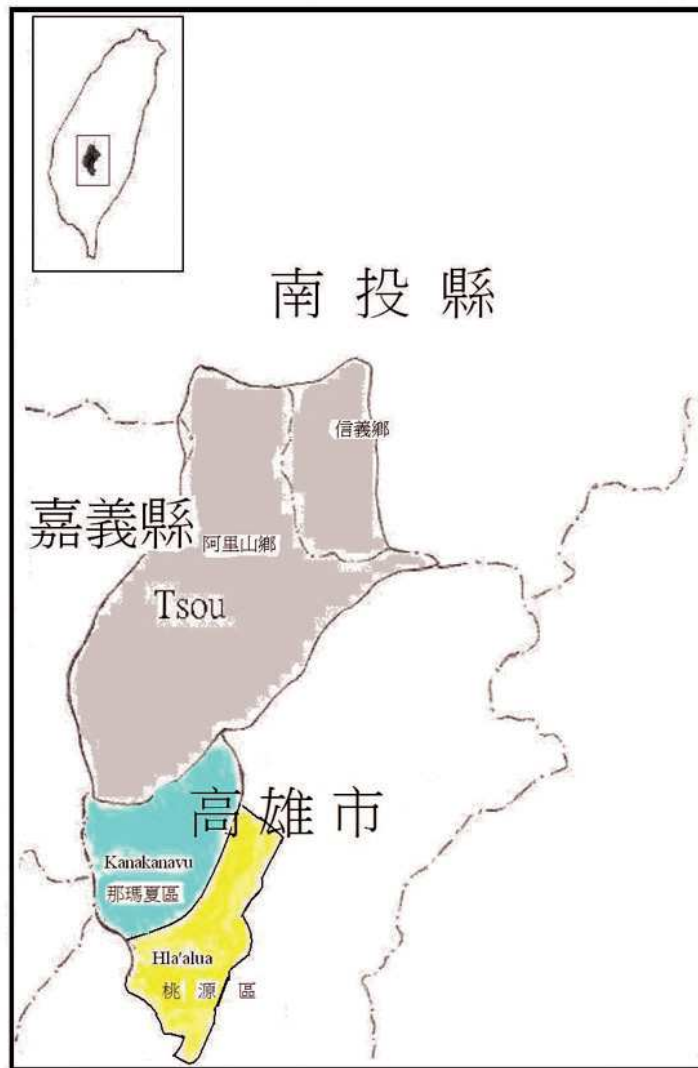


圖3 Tsou、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Hla'alua傳統領域分佈相關位置圖（由北到南）
繪圖：林曜同

資料來源：小島由道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90年），頁12, 17-18。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5年）。

部分研究者依照這三群人的物質文化與風俗習慣相似之處，而主張將這三群視為同一族，但是，一方面由於阿里山Tsou、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Hla'alua彼此間過去曾有過長期敵對的情形，另一方面，南北鄒三群之間語言並不相通，再加上社會組織、信仰、與價值觀等各方面也有著許多明顯差異，這三群人之間事實上原本並沒有全「鄒族」一體的認同感。

儘管如此，約從1992年開始，在南北鄒族人間，一項以「鄒族」為名的「鄒族」認同之建構活動逐漸展開，像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Hla'alua以及阿里山Tsou曾以「鄒族」之名共同舉辦或參與活動。不過，若透過長期的田野調查進一步檢視這些活動的起始與遞變，筆者發現，這並不代表對於「鄒族」的我族認同已經取代上述三群人各自的我群認同感，因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Hla'alua的我族與他族之區辨，還有各自的我族認同不僅具有常續性，而且更在一連串的尋根之旅、舉行傳統祭儀、重建男子會所、推展族語／母語教學、以及傳統樂舞展演等活動進行之下，持續地被突顯出來。也就是說，對於這三群人而言，其族屬是否為「鄒族」仍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因此，目前尚未有定論，值得族人與關心鄒族事務的人持續地關注與理解。

事實上，據口傳歷史指出，阿里山Tsou原本至少有四個大社系統，這四個大社之下各自統治若干小社，形成各自獨立的部落系統，過去彼此除了結盟之外，也曾有過敵對關係。¹⁰此外，這些部落以往與獵場相鄰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間彼此也將對方視為異族，事實上，在日治時期的研究者將他們都歸類為「鄒族」之前，這三群人並沒有同為一族的認同感，甚至阿里山Tsou四個大社彼此間也沒有同族意識。但與阿里山的Tsou有所不同的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各社之間，或Hla'alua的各社之間則沒有敵對關係，曾經彼此形成攻守同盟。¹¹

10 汪明輝，〈鄒：一個建構中的族群〉，收錄於《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7年），頁201 - 227。

11 小島由道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90年）。

到了國民政府時期，由於學者、行政單位與媒體持續以「曹族」或後來較常用的「鄒族」族名來歸類此三群人，¹²因此影響南北鄒三群逐漸熟悉「鄒族」此一族群名稱。加上近年來交通日趨便利，彼此間開始有了較以往頻繁的互動關係，像是相互邀請參加對方的祭典活動，也以同是「鄒族」來進行聯繫和溝通。然而，由於這種頻繁的互動僅是近十多年來的新興現象，而且三群間也沒有一可以互通的「鄒族語」。所以，實際上仍有相當多族人對於目前含括阿里山Tsou、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和Hla'alua的族群分類感到陌生或不認同。簡而言之，「鄒族」三群之間各自的我族認同，以及一個「鄒族」整體認同，目前仍是處於多元論述相互競爭的狀態。¹³這些有關我族認同與文化復振等運動與現象，往往會展現在諸如舉辦尋根之旅、復振族群之民俗文化以及舉行傳統祭儀等各種活動中，透過對這些活動進行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將有助於深入理解與詮釋當代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族群認同議題。

參、尋根之旅、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

筆者於2005至2006年之間，參加過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所舉辦的兩次尋根活動。這裡先以筆者實際參與過，「三民鄉鄒族協會」與「臺

-
- 12 就筆者目前所知，「曹族」這個名稱，最早應該是出現在日本學者佐山融吉所撰寫的《蕃族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年）一書中。在此書之前的日文著作，則多是採取平假名的記音方式。根據T'ung-ho Tung所著之“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wan: Academia Sinica, 1964), p.1, 以及陳奇祿所著之《民族與文化》（臺北：黎明，民國70年），頁37的說法，「曹族」一詞事實上應該是譯自居住在阿里山一帶自稱為“tsou”的一群人的自稱。早期的學者將“tsou”的以Holo話發音而譯成漢字的「曹」，若是以國語發音則譯作「鄒」。由此可知，臺灣學者不論是使用「曹族」或使用「鄒族」，所指的都是同一群人。以筆者的田野經驗而言，被歸類為南鄒（曹）族的（Kanakanavu）習慣上自稱為“（Kanakanavu）”。至於說國語時，則習慣上自稱為「曹族」，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認為這有別於阿里山Tsou所說的「鄒族」。
- 13 詳細討論請參閱林曜同，〈建構與分類：「南鄒族」（Kanakanavu）的族屬論述〉，《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4，頁97-140。林曜同，〈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族群認同之研究〉。

灣卡那卡那富促進會」合辦的2005年尋根之旅來看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族群現象。

此次尋根計畫提到計畫緣起為：

「在卡那卡那富遷移的傳說中，taulun是最後建立也是傳講最為豐富的古部落，¹⁴傳說該部落村寨之大以及人口之多，在族史上少見，據族中耆老講述，該部落每日晨昏時段，各家戶做飯飄出的炊煙，多到會在部落上方形成濃濃的煙霧，所以被稱為taulun（取其炊煙籠罩山城之意）。但是後來歷史演變結果，taulun在內部紛爭及外族侵凌下，旦夕間毀社，倖存的少數族人，分散流轉於楠梓仙溪河谷兩側居住，卡那卡那富遭此鉅變以後，再難恢復當年的盛況，而taulun這座傳說中的大部落，遺址也消失在葛藤蔓草中，無人再識舊路。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在政府本土化政策鼓勵下，自九〇年代起逐漸為主流社會重視，甚至成為臺灣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象徵。風潮所及原住民族各族群莫不積極投入整理歷史典故、祭儀傳說及母語傳承，藉以突顯族群的特性，俾能重新建立民族自信，並有助族群之和諧共存。Taulun這個曾經風光的古部落，是南鄒—卡那卡那富族人靈魂深處的光輝記憶，藉由尋訪taulun慰祭祖靈活動，除了可以讓族人重訪消失的古部落外，同時期由發思古幽情的體會中，領略先人闢土拓疆的精神，進而達到永續民族文化傳承的目的。」

計畫中也提到其目標為：

「（1）尋訪傳說中之taulun古部落，並將遺址予以適當整理保存，作為日後歷史民族憑弔之場所。

14 原文照錄，惟文中當地族人自行的記音和現行教育部公布的鄒語拼音系統稍有差異。引自不著撰人，〈卡那卡那富尋根之旅計畫〉，未出版，民國94年。

- (2) 透過活動激發南鄒—卡那卡那富族人對族群歷史典故、祭儀傳說等傳統文化之重視與整理，展現族群特色及建立自信。
- (3) 培養多元文化價值觀，營造共存共榮的社會。」

這次尋根地點是位於那瑪夏區Naturusa溪上游，一個耆老口傳歷史中人口稠密的舊聚落natanasan遺址—Ta'urun，尋根之旅的日期訂在3月12日。由於到遺址的路雜草叢生而且地勢陡峭，所以之前一個星期左右，協會就請五、六位族人先行前往探勘、砍除雜草、與整修道路，以便尋根之旅能順利進行。

3月12日上午8點30分左右，筆者已經抵達民權村集合地點，也就是「三民鄉鄒族協會」理事長家門前。不過凌晨一場大雨造成路面濕滑，導致原本已經陡峭難行的山路更加危險，原訂當天要舉行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尋根之旅也因此變得不確定。理事長說，必須等大家商量之後才能決定是否如期舉行。民生村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陸續抵達，在幾位耆老商量過後，決定如期舉行。於是9點左右，一行人坐上四輪傳動的小貨車後，隨即趕往文化門與其他族人會合。抵達文化門之後，所有人皆下車合照留影。隨後，鄉長趕來致詞，除了表示大力支持尋根活動之外，還提供三千元贊助此次活動。耆老CN帶領所有族人祈禱後，眾人隨即上車繼續旅程。

筆者乘坐在友人DA駕駛的小貨車上，此車為車隊的前導車，也就是第一輛車。一路多為上坡，由於剛下過雨，地面仍然潮濕，沿途竹林與樹林雲霧籠罩，能見度僅約十多公尺。行車約20分鐘之後抵達一小塊可供幾輛車停車的小平臺。待所有車輛陸續抵達之後，眾人下車卸下所有補給品（包括午餐、鍋子）與預定立在遺址的石碑。每個人皆領到一雙棉手套及一套輕便雨衣，有部分人當場或砍或撿拾樹枝作為手杖。待每個人都取得手套、雨衣、手杖，並分配好各人所需背負的物品之後陸續出發。

首先，經過一段狹窄陡峭，且因雨濕滑的斜坡路，朝向溪谷而行。這段

路程雖短但相當不好走，因此眾人緩慢地沿著山壁逐步下降至溪谷底部（請見照片1）。卸下午餐（如，豬肉、米粉、水果、與飲料等）及炊煮用具之後，一部份人留下準備午餐，另一部份人則在耆老CN帶領祈禱後，陸續啟程（約10點左右）一個接著一個攀爬山坡前往舊聚落遺址。

上坡路坡度相當陡峭，且只有一條狹窄陡峭且鬆軟的山路可行，大部分人一路上或用手杖或攀住沿路旁的樹枝緩步而上，有少部分人於半路因腳力不繼稍作休息，再緩步前行。不過，幾位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老人家年紀雖大，卻多半能持續地緩步前行。接近舊部落時，地勢逐漸平緩，地面也開始出現許多似經人工堆疊的石塊，還有一叢叢的竹林。耆老們邊走邊向眾人說明這些石塊和竹子都是祖先tamu所堆砌和種植的，看到這種竹子就知道這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聚落，因為只有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才會種植這種竹子—to'oman，其目的是作為建材。在經過一棵約需四人才才能環抱的大樹之後，眾人已接近此行目的地。再前行約十餘公尺之後，一片平坦、雜草已除淨、中央有大樹的地面就在眼前，而去年所立之Natanasa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尋根之旅的石碑則靜靜地躺在一隅。

眾人或準備生火烤肉、或拍照，或忙著砍黃藤以取藤心，其餘人則四處環繞（請見照片2）。過一會兒，耆老AE在石碑前講述此舊聚落過往的歷史，主要說明當時人口稠密的聚落因瘟疫和外族入侵導致人口銳減，終致放棄此地他遷。接下來，耆老AE走到另一塊四周堆有石塊的平坦空間，請年輕人立起為今年尋根之旅所準備的石碑後，開始放置祭品（酒paici、黏糕pepe、與豬肉aram tutui），並請此行年紀最長的兩位耆老CN與WK以族語進行祭拜祖先的儀式（請見照片3, 4）。此外，筆者見到耆老WK在石碑前的空地上，一手拿著生薑，一手將之種到地下，口中並且以族語唸誦，意思是要生薑快快長大。接著，約再停留十餘分鐘享用黏糕、豬肉、與酒之後，眾人逐步沿著山坡下行回到老人溪邊，下坡過程中，因為天雨路滑，頻頻出現有人滑倒的小意外，所幸並無大礙。

午餐時間，眾人神情十分輕鬆愉快地交談著，並享用黏糕、烤肉、炒

米粉、蝦子、和溪魚，和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特有的食材之一的kɯnamu。Kɯnamu，是一種「水藻」，通常生長在不流動的水域中。採集時要準備網子saporu，小的網子saporu dinge、姑婆芋的葉子ranungɬ ionu、和魚叉。通常在小溪山澗nongnong中採集。烹調的方式為，先煮魚或蝦或螃蟹（一兩隻都可以），煮好的魚或蝦或螃蟹撈出，再把kɯnamu放入煮好的高湯裏攪一攪即可。

大約兩點左右，午餐結束，回程循原來的路由河床爬上岸邊，然後再搭車回到村子中。接下來，約有二、三十人繼續前往耆老CN的老家和魚池聚會。聚會過程中，除了享用小菜和飲酒之外，眾人聊得興起，開始哼唱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傳統歌謠，並且彼此唱和，氣氛相當熱烈。唯當耆老WK找年約四十的DA以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語對唱傳統歌謠時，幾位耆老不禁感慨年輕一輩能運用流利族語的人實在不多，因此十分擔心族語即將流失。最後，在酒酣耳熱之際，眾人逐漸散去。

在此次尋根之旅中可以看到，眾人一同探訪祖先居住生活過的遺址，以族語祭拜祖先，聽耆老講述過去與異族發生衝突的歷史事件，以及享用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特有的食物、哼唱傳統歌謠等，都能夠喚起族人對於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祖先tamu的生活過往，以及對土地的情感。由此可以看出，飲食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人重要的族群記憶之文化機制之一。

儘管所有參與的族人對於此行的感受並不見得相同，但是，不論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男性和女性耆老與中壯年男性、外族婚入的年長或年輕婦女，以及仍在就學階段的高中、國中、與小學生基本上在這一天當中，都經歷與體驗了一趟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語言與歷史記憶之旅，也相當程度地喚起與凝聚了眾人對於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認同感。

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論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尋根之旅與河祭的認同意涵



照片1：眾人沿著山壁逐步下降至溪谷底部
（攝影者：林曜同，攝影日期：2005年3月12日）



照片2：抵達舊聚落之眾人升起火堆烤肉
（攝影者：林曜同，攝影日期：2005年3月12日）



照片3：準備祭品

（攝影者：林曜同，攝影日期：2005年3月12日）



照片4：立碑與祭祖

（攝影者：林曜同，攝影日期：2005年3月12日）

肆、河祭、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

事實上，透過另一項1996年重新恢復且擴大舉辦，而且深具文化特色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祭儀—河祭kaisisi cakulan，更再現與建構了那瑪夏區原居族群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河川以及對魚蝦螃蟹之間的象徵關連，同時也強化了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我群認同感。

根據「臺灣卡那卡那富促進會」於2006年10月13日接受鄉公所委託，

承辦當年的河祭活動所提供的資料指出，「河祭的由來」為：

「河祭（kaisisi cakulan）乃臺灣原住民族鄒族卡那卡那富群（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深具特色傳統祭儀。¹⁵在久遠年代以前，卡那卡那富人的先祖們來到幽靜美麗之那瑪夏（namasia：漢譯為楠梓仙溪）兩側臺地安居繁衍，他們發現清澈曲優的那瑪夏及其支流那都魯薩（natulusa：即老人溪）、那尼沙鹿（nangn-saru）、那支蘭溪（natslna），達卡努娃溪（daganua）、貼布貼爾（tebuter：即一溪）等流域，不僅有潔淨而豐沛的溪水，同時蘊藏豐富的水生資源，魚肥，蝦大，螃蟹多，並有美味的綠藻（kt-nam）散佈深潭綠澗中，其種類與數量可以提供族人們全年享用不盡。為了感謝上蒼美好的創造及對這條溪流養育族人的感恩，卡那卡那富族人以敬肅的心情，發展出了獨有的祭儀河祭（即現稱所謂鯽魚祭）。」¹⁶

文中同時指出河祭儀式過程及代表的文化意涵為：

「本鄉每年八、九月期間是颱風多雨季節。這個時節，那瑪夏及其支流因大量流水注入，水量最為豐沛，水中的魚群也在這個時候成長遽增，因此卡那卡那富族人大都選擇這段期間，擇日舉行河祭，有關河祭祭儀的過程及其代表的文化意涵概述如下：

要舉行河祭之前一日晚上，卡那卡那富族人要先做夢占，有人占到吉夢後，即有族人中長老告訴眾人隔天將舉行河祭。次日、族人將祭儀用具及食物（忌攜帶豬肉、芭蕉、避免因此污穢溪水致魚兒逃散）裝備就緒後，便前往預定舉行祭儀的地點。祭儀通常選擇大潭旁舉行，祭儀開始時，大家聚集潭邊，首先有負責祭儀的長老

15 不著撰人，〈河祭的由來〉（未出版，民國95年）。原文照錄，惟文中當地族人自行的記音與現行教育部公布的鄒語拼音系統稍有差異。

16 同註15。

帶頭祈求天、地、河神保佑族人平安，並祈求神祝福及一切活動順利圓滿，幫助賞賜豐富的成果。

再來由祭司手裡拿著一束芒草對著潭面左右擺動施法，口中並唸頌咒語，引渡河神，接著祭司將米粒含入嘴中咬碎吐在手心上，撒在溪潭內，希望魚群快來覓食並長大肥壯（這個祭儀動作具有引於入潭、養殖保育的涵義），祭司動作重複幾次後，沒多久魚群果然一群群的聚攏而來，在溪潭上此起彼落的跳躍，這時年輕人趁機提起長竿漁網靜靜的將跳躍的大魚一一接撈入網（至少在20—30公分以上的鯛魚，故河祭也稱魚撈祭或鯛魚祭）。直到打撈的魚數量足夠給參與河祭的族人，即由長老主持分配，完成分配後再由祭司代表向天神祝謝，整個祭儀活動結束大夥們個背負著豐碩之成果賦歸。」¹⁷

根據筆者在2003、2004、與2006年三次參與觀察和深入訪談（2006年河祭照片請見照片5和照片6），基本上幾位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耆老大致上依循上述程序舉行河祭儀式。不過，由於這是當時的鄉公所為了促進觀光活動而贊助經費所舉辦的活動，因此，一位當時在鄉公所服務畢業於臺灣大學且一直關心族群事務的年輕族人Avia，除了憂心公部門介入傳統祭儀活動可能因此導致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喪失族群文化主體性之外，還進一步提出他的反省與呼籲：

17 同註15。



照片5 2006年卡那卡那富 (Kanakanavu) 在達卡努娃溪中進行河祭

(攝影者：林曜同，攝影日期：2006年10月13日)



照片6 2006年卡那卡那富 (Kanakanavu) 河祭後的釣蝦比賽

(攝影者：林曜同，攝影日期：2006年10月13日)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楠梓仙溪溪流保護區』封溪期滿，第一次對外開放民眾垂釣。三民鄉公所為營造特色，吸引更多觀光人潮前來，特別在活動開幕儀式中安排由卡那卡那富族人演出的固魚祭（實為河祭kaisisi zakolan），¹⁸意在借祭儀的演出，製造宣傳效果，在垂釣活動中加入族群文化特色，亦有將生態保育的觀念與族群的傳統文化連結的企圖，…開放垂釣當天，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縣政府、三民鄉公所共同主辦盛大的開放儀式。之前活動籌辦期間，鄉公所承辦活動的業務人員提議參考其他族群辦理河、海祭的文化活動，邀請當時已經因為積極舉辦祭典或參加文化表演活動而頗為活躍的卡那卡那富人，呈現符合楠梓仙溪保育精神之傳統祭儀，而河祭剛好符合活動主辦單位的要求，於是經過族老們回憶，最後整理拼湊出昔日展現型貌，主事者為求生動活潑又加入歌舞的編排及當地人的釣魚比賽（取代網魚），形成以全卡那卡那富族人為參加對象，著重強調生態保育又加入卡那卡那富傳統歌舞的

18 原文照錄，惟文中當地族人自行的記音與現行教育部公布的鄒語拼音系統稍有差異。

現代的河祭。這個祭儀還因為符合楠梓仙溪的魚資源生態和開放垂釣的宣傳性，被命名為『固魚祭』，這是一個在卡那卡那富語彙中不曾出現過的名詞。」¹⁹（黑體字部分為筆者所強調）

他接著說明河祭的被行政單位運用作為吸引觀光客的地方特色祭典：

「…鑒於這項『族群文化活動』的成功，…所謂『固魚祭』，便成為每年固定展演的結合生態保育及休憩觀光性質的族群文化固定演出戲碼，目的在招攬更多釣客、觀光客來三民鄉垂釣、消費。」²⁰

然而，Avia指出，又指出由於溪流的魚類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使得近年河祭的規模已不若以往，而且其意涵也跟著轉變：

「近幾年…，楠梓仙溪因為魚類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魚類數量劇減，…，河祭規模及準備工作比之往年，明顯看得到有些意興闌珊，卡那卡那富人也因為將該族祭儀重點放在米貢祭上，強調河祭只是配合鄉公所的活動，到此，『固魚祭』好像又回復到只是單純的族群觀光性質的活動。」²¹

文章最後，Avia提出他對於族人的呼籲：

「經由前述卡那卡那富河祭的復振過程，看到政府基於行政需求（如推廣生態保育目的、發展族群觀光目的）透過資源的協助，可以讓原住民一個已經消失的『族群活動』，被恢復重建成遠遠超過它原來在族群中的社會意義。然而也因為這樣的文化活動過

19 陳幸雄，〈族群觀光的省思—以卡那卡那富河祭為例〉，《山棕月語—卡那卡那富社區報》，第26期（民國93年），版2-3。

20 同註19。

21 同註19。

度承載行政需要及發展觀光利益的經濟目的，往往忽略了建構自主性族群文化詮釋的可能。所以當政府一旦因為政策轉向，已經習慣於從政府取得資源，試圖由類似舞臺表演的想像中延續創造族群文化的努力，便會因為資源不再，或難以為繼、或規模縮減。…只有當卡那卡那富人有越來越多人質疑祭典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有意識地取回祭典的族群文化自主性，重新被詮釋的河祭才會植基在族群內。」²²

筆者認為，藉著Avia這位本身任職於鄉公所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年輕人對於河祭的復振過程的觀察與反省，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四點：

首先，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等公部門透過經費補助的方式，取得了對於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族群文化復振某種程度的主導權。其次，同時，透過這個過程，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也某種程度地失去了族群文化一定程度的詮釋權。這兩者也就隱含了政府與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之間的權力不平等關係。第三，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應該質疑儀式的舉辦過程，然後取回族群的文化自主性。第四，更重要的是，正如Avia所指出，「傳統上卡那卡那富的河祭，據筆者訪查得知，最初僅是屬於家族成員參加的活動，…，並非全部落的共同性活動。…但在行政部門主導之下，形成以**全卡那卡那富族人為參加對象**。」²³（黑體字部分為筆者所強調）

筆者認為，進一步而言，儘管公部門的介入讓族人憂心，然而透過現代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河祭的復振過程，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當地河川與魚群的族群文化特色，不但已經被鄉公所等公部門建構與再現成為其族群符號。而且對於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自身而言，河祭似乎也已經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或許也包括其他族群）認知為卡那卡那

22 同註19。

23 同註19。

富（Kanakanavu）的族群象徵，因而成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族群認同的重要場域。再者，Avia的反省顯示，有部分族人已經試圖從過去聽任統治政權或行政單位主導與支配的境遇中跳脫出來，而且期望進一步恢復族群主體性。

相對於其鄰族—布農族偏好狩獵而鮮少利用河川資源，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不僅熟悉河川中各種動植物，對於捕魚更有一種特別喜好，因此魚vutukuru、蝦arasakai、與螃蟹apasu等皆為常見的盤中飧。因此，筆者經常有機會在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共飲共食的場合中，與族人一起分享魚、蝦、螃蟹與水藻等。而這一點不僅是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人所共同認知的事實，更被建構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族群象徵。多位耆老經常提到過去的布農族Sumukun對於河流中的魚、蝦、螃蟹並不熟悉，因而鬧出一些笑話。例如，耆老AE就說：²⁴

「以前老人家說，Kanakanavu曾經有一次要和Sumukun約好要戰鬥。Kanakanavu一群人走到溪邊暫時休息，捕了魚、蝦、螃蟹烤來吃。蝦子、螃蟹烤了之後會變成紅色，從爐火中拿出。Sumukun派人躲在遠處刺探敵情，遠遠地看不清楚，以為Kanakanavu又吃火炭又吃土（黏糕pepe的顏色接近土，Sumukun不懂得吃黏糕），結果嚇到，以為遇到妖魔鬼怪，趕快告訴族人不要去戰鬥。後來，他們才知道Kanakanavu所吃的是蝦和螃蟹。兩族人生活習性可說完全不同。」

筆者於2006年，曾經和幾位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友人探勘舊社遺址，一行人在溪邊休息與分享魚、蝦、與水藻等食物時，友人DA特別告訴我：

「吃魚要有一定的順序，可將魚背的鰭拿掉後，吃魚背部的

24 Sumukun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語對於布農族人的稱呼。

肉，此處沒有刺，再吃魚兩邊的肉，但有刺，要小心吃，魚頭亦可以吃，有種特別的味道。吃魚只吃魚肉，魚刺和魚骨頭部分盡量保持完整。」

他接著說，「吃魚也可以比賽。只有Kanakanavu懂得如何完整地吃魚，Sumukun不懂得吃魚的方式，亂吃。」

耆老AE在旁邊聽了還特別強調：

「看到地上留下的是完整的魚骨頭，就知道那是Kanakanavu吃的。Kanakanavu一定要住在溪邊，因為愛乾淨，東西要先洗過才吃。Sumukun是高山族，比較不愛乾淨，煮飯後留下鍋巴，鍋子都不洗就放米下去煮。他們住在山上，只靠雨水，晚上回家腳不洗，踩一踩就上床睡覺。」

筆者也曾聽布農族友人DL提到：

「過去的布農人不太懂魚蝦，看到山澗中的鰻魚，就把牠打死，像蛇一樣掛在樹上，這是因為他誤以為鰻魚也是蛇！」

另一位布農朋友HL則說：

「我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表哥的父親WM有一天提了一隻螃蟹回來，搗碎了就放到大鍋裡煮湯喝。怎麼煮一大鍋湯才放一隻螃蟹而已？這樣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就覺得很好吃的樣子！」

HL進一步解釋：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人生活、吃的比較講究，會將香蕉或螃蟹搗碎加到黏糕裡去蒸。布農人看了覺得很奇怪，怎麼才捉了一隻螃蟹就搗黏糕慶祝？因為布農人是有節慶時才搗黏糕。」

更有趣且同時也富有文化意涵的是，布農青年韃虎Dahu還曾經以布農人的角度看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對螃蟹的嗜好，而寫了一篇名為〈原住民趣談〉的文章，刊在那瑪夏區原住民青年自行出版的《山棕月語—卡那卡那富社區報》上：

「從前有一個卡那卡那富的族人叫班尼，他好不容易抓到一隻山豬，滿心歡喜的把牠背回家，當班尼經過一處小山溝時，發現滿地都是螃蟹，便把山豬放一邊，去抓螃蟹了，抓完後，火速衝回家，順道去溪裡撈取一些水草（langulangu）及溪蝦，準備與螃蟹共煮。到家後炊煮糯米與香蕉做米麻糬，並邀請親朋好友共享此佳餚徹底狂歡，此時被丟棄在山溝邊的山豬不知是要哭還是要笑。」²⁵

從以上幾位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對布農人飲食與生活習性，以及上述幾位布農人對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文化比較觀察中，筆者認為這些都清楚地反映布農人與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彼此之間，從日常生活的言談與互動之中，認知並建構了對於對方的族群意象（image），而這些意象也成為族群分類與認同的象徵與文化基礎之一。

伍、結論

筆者探討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議題時，深受知名人類學者大貫惠美子一篇知名論文之論述影響與啟發，透過追溯日本社會中的支配性社會群體如何建構及再現已群體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歷史過程指出，大貫惠美子在“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25 韃虎，〈原住民趣談：卡那卡那富與螃蟹〉，《山棕月語—卡那卡那富社區報》，第17期（民國92年），版4。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thers: The Agrarian Japanese , the Ainu, and the Special-status People”論文中主張，日本的多數群體—少數群體（majority-minority）論述，往往是日本統治階層在面對各種異己的脈絡下，透過象徵化過程所建構出來的一種文化建構。而且，重要的是，透過「本體性內化」（naturalization）的文化建構過程所呈現出來的多數群體—少數群體論述，往往合理化了群體間權力不均等。²⁶

大貫惠美子認為，在日本統治階層的神話與歷史文獻中，一方面務農的日本人在象徵上被建構為等同於純淨和植物（尤其是稻米），而內部的他者則代表不純淨（如，差別部落民）和動物（如，差別部落民和Ainu人）。另一方面，在面對外來的他者時（像是優勢的中國文化），早期日本人透過神話—歷史再現稻米為本土作物，並連結純淨、自然等意象，逐步建構出日本人根本賦與的自我認同。等到後來面對強勢西方文化時，吃米的文化與食肉的文化之別，則被用來作為區辨日本人與西方人的關鍵象徵。換言之，透過「本體性內化」的象徵化過程，日本統治階層已經將「稻米」建構成為日本人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象徵。²⁷

透過追溯支配性社會群體如何建構及再現己群體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歷史，大貫惠美子論證了日本族群的分類與建構過程。她的主張是掌握權力者會透過神話—歷史對受其統治者灌輸其建構的族群論述，而且此論述本身隱含不平等關係。然而，筆者發現「南鄒族」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例子則有很明顯的不同，他們是在和優勢的外來族群長期互動過程中，其族群互動經驗所提供的認知基礎，並經由族人加以象徵化與本體性內化成族群的特性與認同的象徵依據。²⁸

詳細而言，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對於河川的熟悉（耆老CF指出，

26 Emiko Ohkuni-Tierney, “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thers: The Agrarian Japanese , the Ainu, and the Special-status People. “ In Dru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1–51.

27 同註26。

28 同註26。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在尋找方向的時候，都是用河流、小溪來定方向，而且，那瑪夏區的每一條大小溪流都有名稱），以及對於河流裡面的各種動植物熟悉以及愛好，已經為那瑪夏區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以及各族群所熟知，而且被自己，也被他族透過象徵化的過程而建構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族群象徵，因而也被本體性內化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其他族群（尤其是布農族）之間最大的不同點。NF耆老就說，他認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就是溪流的民族。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還透過住家選在靠溪邊是因為常要用水來洗淨身體與食物等，來對比布農族住在高山上而且不愛乾淨，進而建構出潔淨的族群與不潔的族群之族群象徵區辨，而畫出了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布農族之間的族群邊界。而且他們還強調，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是愛吃魚、飲食文化較精緻的族群，布農族則是喜好吃肉、飲食不太講究的族群。

這也就是說，筆者主張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之他群與我群之分的文化建構，事實上就是我群與他群的行為差異之不斷辯證的過程。透過建構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與布農族之間是潔淨／不潔、愛吃水產／愛吃獸肉的象徵區辨，而將彼此間的緊張關係合理化與本體性內化的結果。

回顧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這一百年來，隨著殖民政權統治力量更加深入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後，對於原住民之民俗或民族傳統文化之傷害日益增大，同時也導致民族自尊心與主體性都受到極大的壓迫與損傷。

然而，由於二十世界下半葉，世界潮流轉變為強調多元文化主義和尊重原住民族主體性，加上臺灣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轉型，因此到了1980年代後期，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祭儀文化有了復振契機。經筆者歸納其主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四種，第一，行政機關在政策制定上，逐漸改採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投入人力與經費推動社區營造政策，鼓勵在地人群紛紛成立社區或族群文化發展協會，致力於復振傳統文化。第二，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有了開創性進展，強化原住民族自我認同感。第三，基督教會改變面對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的作法，允許教會人士將原住民傳統民俗文化復振活動視為文化而非宗教活動，因而開啟族人重新舉行民俗祭典活動的可能性。第四，文化觀光、異族觀光與生態觀光活動的興起。在這些幾項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各族群特定、具有特色的文化傳統與祭典活動恢復舉行，成為當代凝聚族人認同的重要象徵機制。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是現行臺灣原住民族族群分類中之鄒族三群之一，近年來積極進行文化復振，就是在這樣的潮流之下興起，根據筆者超過二十年的長期田野調查顯示，此文化復振有著許多重要的族群認同象徵意涵。而且，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從2001年起陸續成立的族群文化發展協會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者角色。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從1990年代初期首先開始推動米貢祭文化復振，1996年開始推動河祭文化復振，2003年開始尋根之旅。從一開始由耆老逐漸回想與摸索著儀式的過程與內容，乃至於重建祭壇／會所cakuru、以及建立文化廣場、教授年青一輩與兒童族語，慎重地舉行祭儀等一連串的文化復振運動，至今已歷二十年。這些年來的尋根之旅、河祭與米貢祭等復振活動，不但提供了部落族人一個重新建構有形文化資產（如，重建祭壇／會所cakuru）的機會，同時也成為恢復與傳承無形文化資產的契機（如，舉行尋根之旅、河祭、米貢祭，進行族語教學與族語比賽，以傳統方式種植小米、民俗技藝的傳承、紀錄祭典等）。

筆者在本論文中，以長期的田野資料為基礎，進一步將焦點集中於探究尋根之旅與河祭的緣由、傳承過程，以及深入探討族人如何看待與面對異族，從而設法持續創新與傳承民俗傳統信仰文化活動之歷程。期望這對未來探究文化復振與族群認同等議題，能有跨文化比較研究上的幫助。

引用書目

- 小島由道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90年。
- 不著撰人，〈河祭的由來〉，未出版，民國95年。
- 不著撰人，〈卡那卡那富尋根之旅計畫〉，未出版，民國94年。
- 汪明輝，〈鄒：一個建構中的族群〉，收錄於《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7年，頁201 - 227。
-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曹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年。
- 林曜同，〈建構與分類：「南鄒族」Kanakanavu的族屬論述〉，《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4（民國94年），頁97 - 140。
- 林曜同，《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族群認同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民國96年。
- 林曜同，〈會所與認同之再建構：楠梓仙溪（Namasia）上游兩個原住族群之比較研究（1915 - 2006）〉，《嘉義研究》，創刊號（民國99年），頁103 - 150。
-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及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5年。
- 高雄縣三民鄉鄒族文教協進會，《高雄縣三民鄉鄒族文教協進會章程》。未出版，民國90年。
- 陳奇祿，《民族與文化》。臺北：黎明出版社，民國70年。
- 陳幸雄，〈族群觀光的省思—以卡那卡那富河祭為例〉，《山棕月語—卡那卡那富社區報》，第26期（民國93年），版2 - 3。
- 韃虎，〈原住民趣談：卡那卡那富與螃蟹〉，《山棕月語—卡那卡那富社區報》，第17期（民國92年），版4。

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促進會，《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促進會章程》。未出版，民國93年。

Google,〈google地圖〉，<http://maps.google.com>（民國102年8月22日上線）。

Ohkuni-Tierney, Emiko, “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thers: The Agrarian Japanese, the Ainu, and the Special-status People.” In Dru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1–51.

Tung, T’ung-ho 董同龢,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 No. 48.*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4.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
The Significance of Tracing the Root and Kaisisi Cakulun

Yao-tung Lin^{*}

Abstract

When colonial regimes invaded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they made more and more damages to indigenous peoples' folk cultures and dignity. However, in the late 1980s,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traditional rituals and cultures had the opportunities of revitalization. Why was this revitalization possible? In my researches,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four social factors: first, because the guideline of government's policy was changed from assimilation to multiculturalis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dopted community building policy to encourage local people to organize community or ethnic cultural development societies for revitalization. Secon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had new progress in rectification movements which encourage them to identify their ethnic origins. Third, the Christianity altered their attitude toward folk traditions. Fourth, cultural tourism, ethnic tourism and ecotourism emerge. These four factors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some specific ethnic ritual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hich become the symbolic mechanisms of self-identity. In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Kanakanavu cultural development societies have been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revitalization.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f Kanakanavu, one sub-group of the Tsou people by official ethnic classification, has lots of symbolic implications of ethnic identity.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processes and significances of Tracing the Root and Kaisisi Cakulun, and how Kanakanavu revitalized and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invented their folk traditions by the way they see and treat other ethnic groups. Based on my long-term fieldwork, this article may benefit to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those issues on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thnic identity, Kanakanavu, Tsou, indigenous ritual, cultural heritage